

怪招乱江湖

(上)

卧龙生新品调笑系列 /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内蒙古)新登字 004 号

怪招乱江湖

著 者 卧龙生
责任编辑 沙人拉
装帧设计 黄圣文
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呼和浩特万兴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 23.5
字 数 400 千字

1997年9月第1版

199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ISBN7--80506--556--X/I·51

定 价 26.80 元

内 容 简 介

山村野夫公孙三皮虽天性愚钝，人称傻冒，可却有一股执拗的性情，豪煞人的英俊的面孔。由于整天在黄果树瀑布下习练“猫功”，大喝猫汤，竟练就一身莫名其妙令人发怵的硬功。

当公孙三皮自感身强力壮，欲闯江湖之时，不料被魔教相中，掳去后整日被迫练“采花”功。情绪亢进之时竟是无法无天，但功力却是与日俱增，令人不可小觑，风尘女子羊环环聪明绝顶，美艳天下，不知不觉间暗恋上了公孙三皮这个哈宝，于是和公孙三皮的初恋情人暗地较劲，竟欲坐上正房之位。使得公孙三皮平生情乱，不能自拔。熟料此刻武林浪荡公子哥司徒不恶从中作梗，频生毒计挑拨，使得公孙三皮危机四伏，面临四面楚歌之绝境。

情急之下，公孙三皮设计骗取魔教信任，混上了教主高位，但他从不作恶，仁义天下。遂与各大门派周旋之时，竟也巧度难关，少林主

持天无大师及峻嵋师太对公孙三皮亦另眼相看，最后通力合作，将血魔除去，使动荡的江湖走向平稳。

当大家正欲举杯相庆时，公孙三皮却带着八个老婆逃之夭夭，又过上了那种喝猫汤的乡村生活，倒也逍遥如仙……

目 录

第一章	忍者为上	(1)
第二章	毛骨悚然	(30)
第三章	猫王猛抓香老鼠	(46)
第四章	男人本色	(76)
第五章	色胆包天	(104)
第六章	怒火攻心	(133)
第七章	乐极生悲	(156)
第八章	实 习	(171)
第九章	制造假药	(189)
第十章	花花太子	(201)

第十一章	我为卿狂	(215)
第十二章	身怀巨银	(230)
第十三章	胸无城府	(248)
第十四章	得意忘形	(283)
第十五章	千金买笑	(312)
第十六章	闻“香”而来	(323)
第十七章	财色双收	(338)
第十八章	花王是谁	(367)
第十九章	消财免灾	(396)
第二十章	恶有恶报	(422)
第二十一章	器 重	(435)
第二十二章	裙角一扬群妖倒	(455)
第二十三章	邪魔得志	(482)
第二十四章	欺善怕恶	(492)

第二十五章	醋海掀波	(510)
第二十六章	引燃烽火	(522)
第二十七章	绝处逢生	(537)
第二十八章	冷艳美妇	(570)
第二十九章	艳星高照	(595)
第三十章	红尘有缘	(621)

第十一章 我为卿狂

天亮啦！何氏却异常的尚在酣睡，可是，下人们不敢去吵她，司徒哈更是一大早便准备接待客人。

他带着追魄虎仔瞧过大厅之布置，欣喜的道：

“西南地面之大小盐商今日来此聚餐之后，咱们便发财啦！”

“爷爷，要不要找爹回来？”

“不必，看他能玩多久，宝儿，你别学他，你忍耐些，过些时日，爷爷自成都帮你挑回一个美女。”

“是！”

两人又聊了不久，二十一位盐商已经联袂来访，他们愉快的聊了不久，立即欣然的前往用膳。

膳后，他们重返大厅品茗，司徒哈含笑道：

“各位皆知老夫此次花了二百五十万两银子才有机会替各位服务。”

一位肥胖中年人哈哈笑道：

“萧老是否亦要咱们比照此贡规矩，或多或少的先缴一些银票呢？”

“呵呵！庐当家的名不虚传，老夫也不贪多，请你们按各人之提货量凑足那二百五十万两银子吧！”

“这……萧爷自行吸收五十万两，如何？”

“抱歉，各位皆是行家，咱们明年搞一次，大家便可以发财啦！”

“好吧！且容在下诸人商量一下。”

他们立即低声商量着。

司徒哈及追魄虎仔便愉快的品茗。

此时的何氏被笑声吵醒，她一起身，便觉全身又酸又软，一种前所未有的滋味立即透骨而出。

她立即想起昨夜之可怕又美妙的遭遇。

她又听笑声，立即匆匆起身。

她换下湿衣，乍见下体之脏状，她不由既乐又怕。

她便匆匆沐浴着。

浴后，她更难得的自行去洗污衣裙。

一切就绪之后，厅中诸人已经凑足二百五十万两银票欣然离去，追魄虎仔亦来敲门道：

“娘，爷爷有请。”

她应句好，立即匆匆梳发。

不久，她一人厅，便见司徒哈指着桌上之三叠银票道：

“素杏，你真高明，咱们捞回那二百五十万两啦！”

“太好啦！公公真是罩得住呀！”

“呵呵！小意思，你收下吧！我去歇息啦！”

说着，他已呵呵连笑的返房。

何氏捧银票返房，立即欲收入密柜。

哪知，他打开密柜，便见一盒珍宝及一盒银票已经不见，她骇得全身一抖，银票已掉落一地。

她顾不得捡银票，便又打开另一个密柜。

却见一盒珍宝已经不见，她心知必是昨夜之人取走，她一咬牙，便迅速的拾起地上之银票。

她担心对方再来，立即将银票藏入榻下夹层内。

不久，她心疼的取出帐簿核对着。

那两盒珍宝乃是她私下购买，她除了心疼之外，尚可以自认倒霉，可是，那盒银票就麻烦啦！

因为，那些银票一共有八十万两，其中的六十万两是公款呀！她若不迅速补齐，一定会出麻烦。

她并不敢向别人道出被强暴之事呀！

她既要面子又要命呀！

她核对帐册良久，只好准备先由私房钱来补齐那六十万两，然后再设法于日后多扣一些私房钱。

她吁口气，便收妥帐册。

她突觉一阵晕眩，她不由暗道：

“昨夜那人不知是谁？他居然把我搞成这付模样，我……我该补补身子啦！”

于是，她吩咐下人准备进补啦！

此时的狗得到正在愉快的陪公孙三皮用膳，因为，他方才不但由翁山的手中接过食物，再接过二十万两银票。

他已经够本啦！

明天下午，他又可以进帐六十万两银子啦！

他一想起银子，他便愉快的喝酒。

膳后，他吩咐公孙三皮继续运功，便自行品酒。

此时，位于镇宁城西大街的一处庄院内，正有一位全身半裸的女人坐在一位中年人的膝上。

她正是本城第一名妓“小白菜”。

这位中年人正是本城第一色鬼小梭哈，只见小白菜含着一片香肠，便凑到小梭哈的嘴中。

小梭哈一片片的咬着，终于咬上好的樱唇。

倏见一只手自敞开的窗旁出现，一粒小黄豆刚射入小白菜的后脑，小白菜立即一动也不动啦！

小梭哈毫不知情的吻摸着。

良久之后，他突觉有异，因为，小白菜不但不动，而且身子似乎变凉，而且，不似往昔骚浪的扭摇啦！

他松口一瞧，便见小白菜闭目不语。

“宝贝，你搞什么鬼？”

“……”

他连唤三句，倏觉有异。

他凑近她的鼻尖，赫见她已无鼻息。

他啊了一声，立即推开她而起。“砰！”一声，小白菜已倒于地上。

他吓得冷汗直流。

他吓得全身发抖！

倏听房外传来冷冷一哼，瘦高中年人已经满脸布霜，双目寒光炯炯的入屋瞪着小梭哈了。

小梭哈退道：

“你……你是谁？”

“好一个始乱终弃，杀人毁尸，哼！”

“不……不是我杀的。”

“嘿嘿！人证是我，尸体在此，你敢狡赖。”

“我……我不是凶手呀！我疼她如命，岂会杀他。”

倏听一声冷哼！翁山及翁海已经入内，他们上前一抓起小梭哈，立即拂住他的“哑穴”及扣住他的“肩井穴”。

他疼得冷汗直流。

翁山二人立即狞视着。

瘦高中年人正是“黑心判官”朱振官，只见他阴阴一笑，立即自抽屉中取出纸、笔、砚，再铺妥于桌上。

他阴阴一笑，上前道：

“小梭哈，你如果不招供，你非死不可。”

翁山二人用力一捏，小梭哈险些疼出尿来。

翁山一松手，拂开“哑穴”道：

“招不招？”

“招……招……我招……”

翁海哼了一声，松手道：

“画押！”

小梭哈踉跄来到桌前，朱振河便阴声道：

“听着，杀人者小梭哈，你只需写这六个字即可！”

小梭哈便抖着手写下“杀人者小梭哈”六字。

翁山扣住小梭哈之两个拇指，略沾墨汁，便按在纸上。

朱振河阴声道：

“听着，你如果不在一个时辰内送来一百万两银子，这张纸和小白菜便会上公堂。”

“我……可否少些。”

“不行，快去！”

翁山嘿笑道：

“我陪你去吧！”

说着，他牵着对方，亲热的离去。

翁海斟二杯酒，饮道：

“朱兄，咱们发财啦！”

朱振河干杯道：

“不错！那三个小姐也不必陪他们啦！”

“是呀！朱兄果真高明呀！”

“牛刀小试，嘿嘿！”

两人便欣然取用酒菜。

且说小梭哈被翁山牵到庄前不远，翁山便阴声道：

“别想搞鬼，我在此地候你。”

“你们收了银票，我便可以没事了吧？”

“不错！尸体及字纸全部交由你处理。”

“当真？”

“不错，你若搞鬼，我就杀光你们全家。”

“不敢！不敢！”

“快去！”

小梭哈便匆匆奔去。

他一人大门，便直接返房，此时的何氏刚进补正在酣睡，他一人房中，立即自己打开密柜。

何氏一醒，忙问道：

“相公，你要干什么？”

“我……你少过问。”

“我……你又要钱啦！”

“不错，我要一百万两银票。”

“什……什么？你再说一遍。”

小梭哈上前低声道：“听着，我要一百万两银票，不准让爹知道，你快拿出来吧！快呀！”

“家里哪有如此多的银子？”

“少来，我瞧过你的帐册，私房钱呢？”

“我……”

“快啦！过了这关，我会在家陪你啦！”

“我……究竟发生什么事？”

“妈的！你欠揍吗？快拿出来。”

“我……我如何向爹交代呢？”

“我会向他说，快……”

“你当真不再出去花天酒地啦！”

“是啦！紧啦！”

她立即自榻上取出那些银票。

他匆匆凑齐一百万两银票，便向外奔去。

何氏正在叹息，追魄虎仔已经入内道：

“娘，你把那些银票交给爹，你如何向爷爷交代呢？”

“唉！娘能阻止吗？你爹会向爷爷交代的。”

“他瞒你的啦！”

“你别过问吧！”

“不！爹太过份啦！我一定要告诉爷爷。”

“别惹爷爷生气吧！”

候听一声咳嗽传自房外，何氏不由芳容失色。

追魄虎仔唤句：

“爷爷！”便奔向房门。

司徒哈一出现，便摇头道：

“宝儿，你别说，爷爷全部知道啦！你回房去，别过问大人之事。”

追魄虎仔便悻悻回房。

何氏道句：

“公公！”便低下头。

“那畜牲拿了多少？”

“一百万两。”

“什么？那畜牲居然如此大胆，他究竟在花什么？”

“他会向公公交代。”

“哼！他还不是一走了之，这畜牲若再回来，我非教训不可。”

“公公别气坏身子。”

“委屈你啦！他一定偷走不少的钱吧！”

“没……没多少。”

“哼！司徒家对不起你，你自己看着办吧！”

“谢谢公公！”

司徒哈叹口气，便自行离去。

何氏喜道：

“对呀！这冤家经常回来拿钱，他一定不知自己拿了多少钱，我何不把那六十万两栽在他头上呢？”

她关妥门窗，悄悄的“调整”帐册啦！

天黑了，小梭哈埋妥小白菜，便带着她的财物及那张字纸返家，正在房中用膳的何氏立即一怔！

小梭哈递出财物及字纸，便低声叙述着。

何氏芳容失色的道：

“真……真的？”

“素杏，我对不起你，今后，我一定会陪着你。”

“我……要不要告诉爹？”

“我去向他说。”

说着，他已带走包袱及字纸。

何氏定下心神，忖道：

“天呀！那三人难道与昨夜那人有关，我该告诉相公吗？不！他一定会休了我。”

她便默忖对策。

良久之后，小梭哈捂颊入内，何氏立即问道：

“怎样啦？”

他放下手，赫见左颊有清晰的指痕，何氏啊了一声，慌忙道：

“我叫下人送热毛巾来捂捂！”

“免啦！我睡一下就妥啦！”

何氏立即替他铺妥被褥及宽衣。

他上榻不久，果真呼呼大睡。

她默默吃些菜，便吩咐下人收走。

她吞下三粒补药，便上榻歇息。

此时的朱振河三人下在飘飘三女的侍候下，全身赤裸的取用酒菜及抚摸着她们的迷人胴体。

她们方才各“吃红”一万两银子，立即热情的侍候。

半个时辰之后，狗得到和公孙三皮联袂来到农舍前，狗得到低声道句：

“你在此候我！”便悄然步向房外。

他乍见翁山搂着飘飘而眠，立即暗怒道：

“这些家伙敢违背我的意思，他们一定不想活啦！”

他走过另外两房，一见他们皆双双而眠，他在盛怒之下，立即取出一个小瓶，悄悄凑近窗缝。

那个瓶中装着烈性迷药，他一一吹入房中不久，那六人便悠悠昏睡，他的双眼则是寒光闪烁不已。

他又等了半个时辰，方始服下解药入房。

他来到榻前一一制死翁山三人之后，立即在他们的身上及屋中搜索，没多久，他已经大丰收啦！

他望着那一、二百万两银票及两盒珍宝，他不由眉开眼笑。

不久，他将三具尸体放入屋后坑中，立即倒入化尸粉。

他望着飘出之黄烟，忖道：

“要不要留下寻三个丫头呢？”

他思忖良久，返房将两盒珍宝及银票捆在一起，便掠到公孙三皮的面前道：

“你先回去，记住，保密，收妥这包袱。”

“大叔何时回来？”

“不一定，你走吧！”

公孙三皮提起包袱，便归心如箭的掠去。

狗得到掠到后院，一见三具尸体已经化光，立即掩上。